

肯雅塔

〔英〕杰里米·默里-布朗著



Jeremy Murray-Brown

KENYATTA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72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四
乙

肯 雅 塔

(英)杰里米·默里-布朗著

史 宙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09,000

1976 年 8 月第 1 版 197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52 定价: 0.85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关于现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传记性著作。它按历史顺序，叙述了肯雅塔自出生直到他担任总统时的经历，着重写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写了他活动的背景、与教会的关系以及某些私人生活。本书是在1972年出版的，因此也谈到了肯雅塔在1964年出任肯尼亚总统后的一些施政方针。

本书作者杰里米·默里—布朗是英国人，1932年生于印度，父母是传教士。他曾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史。1955年至196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部工作期间，因摄制有关肯雅塔和肯尼亚的电视片，开始收集肯雅塔的材料，以后又屡次去肯尼亚，汇集资料，写成此书。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肯尼亚人民为争取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的，因此，必须用批判的观点来阅读本书。

本书文字较累赘，有些章节与肯雅塔本人无关，我们翻译时作了删节。译文如有错误和不妥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肯雅塔：出生和童年·····	1
第二章	托戈托，苏格兰传教团·····	9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
第四章	战后余波·····	25
第五章	肯雅塔参与政治·····	43
第六章	1929—1930年在伦敦·····	59
第七章	重返伦敦·····	86
第八章	莫斯科·····	106
第九章	漫长的等待·····	117
第十章	大学生肯雅塔·····	128
第十一章	《面对肯尼亚山》·····	143
第十二章	泛非主义者肯雅塔·····	151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69
第十四章	1946—1952年的肯尼亚·····	193
第十五章	卡彭古里亚·····	238
第十六章	洛基唐·····	271
第十七章	乌呼鲁和灰尘·····	296
第十八章	总统·····	319

第一章

肯雅塔：出生和童年

在肯尼亚吉库尤地区的一所茅屋里，一夜，一个男孩诞生了，取名卡莫，这是吉库尤人最普通的名字。他就是后来知名的乔莫·肯雅塔。

肯雅塔的确切的生日无从查考。吉库尤人没有留下他出生的记载。但是出生的地点人们是记得的，因为是在本乡本土。肯雅塔出生在史密斯堡东北约二十五哩一个名叫恩根达的地方。那里是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是一片牧场和甘蔗田。恩根达也如一般的地方一样，对人有一种神秘的威力。肯雅塔在加通杜时，恩根达总是吸引着他。后来恩根达成了肯尼亚总统的需要加强保卫的旧居，成了吉库尤族的圣地，到总统老年时，又成为许多崇敬肯雅塔的人瞻仰之地。

他的父亲名叫穆伊盖，母亲名叫万姆布伊。他们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象任何人一样饲养绵羊和山羊。他们的家位于提里里卡河分水处的一个小丘上。这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所在，周围景色优美，有神圣的山岭和峻峭的溪谷，下临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通向马萨伊平原的溪流。

按照吉库尤人的习俗,对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要小心看护,千万不能触犯神灵,以免灾祸降临全家,或使整个部族遭殃。如果婴儿降生时,脚碰到了土地,那就必须来一次净化的仪式。如果婴儿的脚先出来,那就得按照神的意志把他牺牲掉:或是由母亲自己把他闷死,或者让接生婆带到荒地上,用野草塞住他的嘴和鼻子,不让他发出求生的喊叫,鬣狗很快就来吃掉他小小的肢体。双生子特别倒霉——这在非洲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双生子一生下来立刻就被杀死。最糟的是,如果母亲在分娩时死去,人们认为这是婴儿带来了某种可怕的祸祟,使家庭遭到这样的恶运,婴儿就被抛弃在死去的母亲身旁喂鬣狗。家里必须大扫除,以清洗土地上的污秽。

如果婴儿出生时万事顺利,接生婆就小心地把婴儿洗净,涂上油。她向婴儿的嘴里哺一口麦片粥,以祝福他在人间的生命。接生婆把胞衣拿到他家的荒地上,同种子和草一起埋在地里,以祝福土地的生机长存。做母亲的要大叫五声,表示一个孩子出世了。父亲在田地里听到后就割下五支甘蔗。现在他自己的威望增加了,在部落年长一辈人中得到较高的地位。他家必须杀一只羊,举行一次宴会。妇女们酿造特殊的啤酒,还把大量的啤酒倒在地上以享神灵。“大地是母亲,它哺育了民族的子孙。”

一个经受了种种出生的考验得以活下来的婴儿,他的早期生活,是裹在一张羊皮里,在母亲的背上度过的。做母亲的不论是在田间干活,或是做家务,甚至干最费力的活,如每天到小河水里去提水,有时还得在脑门上套一根皮带把大捆柴火或甘蔗挂在肩上,可是她始终背着孩

子。半年以后，她认为孩子可以举行重要的第二次降生仪式了，到这时，祖先的灵魂才肯依附在孩子身上。

就这样，肯雅塔从幼年进入童年。后来，穆伊盖和万姆布伊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康戈。他们本来有个大儿子也叫康戈，可是夭折了。第二个康戈袭用了他祖父的名字。肯雅塔把他在母亲背上的位置让给了康戈，开始对周围世界发生兴趣去了。

所有的孩子都生活在一个魔法的世界中，对一个吉库尤儿童来说，魔法是永远破不掉的。生活的经验摧毁不了周围的魔法世界，只有使一个孩子增长利用这种环境的技艺。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猎人，他就学习怎样设置陷阱，如果他的父亲是养蜂的，他就学习怎样收集蜂蜜。铁匠，烧炭工人，吟游诗人，每一种人都把自己的秘诀传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战士的儿子，学习怎样使矛刺的创伤愈合：先用几根尖锐的刺槐的刺穿刺在伤口的两边，然后用线似的茎皮绕着这些针刺扎成8字形。更好的办法是捉一个兵蚁，把它的针一样的牙齿扎在伤口上，它的有力的上下颚会把伤口的边缘收紧，使伤口缩起来。哪怕把兵蚁的身体从头部捏掉，它的嘴也不会放松。孩子们学会如何钻木取火：用一根长长的硬木，在一块木质较软的木头的洞眼里磨擦到发热，再放在一堆专门生火的干树皮中央，然后用扇搨或用嘴吹出火焰来。一个技术熟练的孩子，不到一分钟就能生起火来。

一个男孩子，也许会躲在床背后或者在屋檐下观看医生们一套特殊的工作，这些医生周身挂着草药小瓶子、鹿角和一些特殊的工具。大人警告孩子们，绝对不许碰

一碰这些东西。如果宗教的仪式受到玷污，这些人是能够知道的；或者，如果敌人正在作恶，他们也能把这个罪犯嗅出来。那时就要进行净化或者消毒。如果一个人感到有罪，人们就要劝他吃一种拌着羊粪的施过魔法的草药，把罪吐出来。更可怕的还是巫师们，这些不可思议的人，他们单独住着，晚上配制毒药，能够使自己变成豹，埋伏在森林里等待敌人。有时这种人也会被人杀死，但是大家都怕他们，因为他们会施行厉害魔法。

自然的魔力赋予每种树木以特殊的形状和用途，一个儿童必须学会认识他周围的这些力量。穆加戈树的木质坚硬，蚂蚁咬不动，因此宜于造房子。木提加是一种樟属大树，它的叶子有烟火味，能治愈人体上的各种病症。木戈莫无花果树是一种圣树，长老们在这种圣树旁祭神时不许妇女和孩子们观看。一个梦想做战士的孩子，特别要注意莫里楚树，这种树可制箭毒，把它的树皮和根煮成厚厚的胶糊，毒性强烈，能够杀死一只大象。

不过一个吉库尤儿童的大部分时间总是花在家里养的山羊和绵羊上，吉库尤人普通都是素食的，养羊不是为了杀来吃，而是代表自己的财富和声望。买妻子和举行做父亲的仪式时，羊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百多次要用羊作祭品。

一个吉库尤孩子跟这些动物一起长大，这些动物分享他的生活经历。每一个孩子在童年时代都看管家里的羊群，通常和邻家的孩子一起放牧。这是他们最初的社会活动，代代相传，而且使他们都能接近大自然。山羊和绵羊帮助孩子们注意到魔法世界的恐怖，因为羊群的

本能会向孩子们警告那些来自看不清的丛林和黑夜的危险。

吉库尤家庭中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肯雅塔得学会尊敬长辈，因为没有比一个临终的父亲的诅咒更可怕的了。通过歌曲和催眠曲，他母亲叙说的花草树木和周围的魔法世界，使肯雅塔陶醉。他从母亲那里学会怎么区分凶恶的和驯顺的野兽，并了解到鬣狗（土语叫希蒂）的贪婪。肯雅塔听母亲在炉边做晚饭的时候讲故事。他听到本部落的传说，关于家庭背景的琐事，祖先的名字，上帝的习气，上帝在各处山峰上的寓所，最主要的是佶库尤和穆比的传说——佶库尤和穆比是部族的父亲和母亲。

恩根达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脉中的一个丘陵，位于后来人家称之为吉库尤地区的基阿姆布区，就是森林地带南段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整个时期，许多家族都移居到这里。肯雅塔的曾祖父马加纳把他们一家迁到恩根达定居。在吉库尤语中，马加纳的意思就是“几百”，也许这名字是指他财产的数目。

肯雅塔的弟弟康戈生下来不久，父亲穆伊盖就死了，他的母亲万姆布伊遵照吉库尤的继承法，嫁给了穆伊盖的弟弟恩根吉。她又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个新生的婴儿继承了死了的“父亲”穆伊盖的灵魂，因此袭用了父亲的名字，现在肯雅塔有两个弟弟：康戈和穆伊盖。长兄的责任落在他身上——未来的一家之主，总有一天要管理全家的土地和财产。当时，恩根吉行使了一家之主的权力，他是一个严酷的人。他对待他的儿子，只不过把他们当

作死了的穆伊盖的影子。他们不象女儿出嫁后能使他得到财产，相反，还总是要求继承权。等儿子们成年后，就得给他们羊群，还要给他们买老婆，不过部族的习惯必须尊重。

年轻的肯雅塔在恩根达的生活是艰苦的。他的母亲万姆布伊也受够了苦难。穆伊盖生下来不久，她就带着婴儿回到北方的娘家去，而且就在那里去世了。年轻的肯雅塔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动身穿越国土去找母亲的家族和他的婴儿弟弟。他深深地爱他的母亲。现在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孤孤单单一个人了。他抱着穆伊盖，穿过未开垦的灌木地带回到恩根达，把小弟弟交给庶母们和姨母们照管。他自己得做更艰苦的工作，还要干家务，如磨玉米等，本来这是妇女们的工作，而年轻的孩子总是出去牧羊的。他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有一个名叫穆萨·吉陶的孩子住在托戈托，就在森林边上。他的家族来自恩根达的同一条山脉。有一个季度，因为边境的牧草渐渐稀少，他就把父亲的羊群带到老牧场去。肯雅塔从他那里听到了山脉外面的新世界。这个年轻的牧童，出于青年的本能，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前途。他离开了恩根达，到穆蒂加去跟随他的叔祖、马加纳的儿子康戈。

康戈是一个神秘的人，是一个有魔法的人，现在他已是一个腿上裹着皮绷带的烂脚的老人了。肯雅塔在穆蒂加帮助叔祖携带魔法道具，学到了一点巫医的技术。但是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牧羊。离穆蒂加不远，在吉蒂巴，有一个动物去舐盐的地方，那里的泥土混有盐水，野兽能

在那里吸取到对健康必不可少的盐分。吉蒂巴通向恩冈果-巴斯加，铁路在这里穿过山腰，通向山外某个不知名的终点。肯雅塔遇到过乘这些钢铁怪物旅行过的人。他们回来后谈起他们的奇怪的见闻：

他们谈到大片大片的水，象是一望无际的没有树木的平原，伸展开去，直到视界以外。还谈到他们看见巨兽在无边无际的大水上漂浮，吐出烟火，又看见那苍白得可怕的人从那些野兽的肚子里走出来。他们的服饰和举止跟阿拉伯人不同，似乎不喜欢和人往来。这些海外奇谈，一传再传，无论哪里的人听了都要目瞪口呆。

以上就是后来肯雅塔回忆他童年时的印象。

有一天肯雅塔赶着羊群回家，发现他叔祖的村子里出现一种不寻常的骚动。他同他的朋友们一起跑到最乱哄哄的族长的屋子里。屋子里站着一个淡红脸色的人，做着手势，就如传闻中的那些人一样，不过，他竭力表现出友好。肯雅塔听说，那天早晨，这个人忽然在村里出现，要求见族长。现在正要和族长会见。肯雅塔和他的朋友们挤进屋子，挤到可以听见翻译说话的地方。

鼓声响起了欢迎的调子，长老们站起来向自然之神祈祷和平。族长用圆头木棒敲击着土地，询问来访者需要什么，年青的肯雅塔如饥似渴地倾听着翻译的话。“我是上帝的使者，”他听见那个人说。当巫师们和长老们交换目光的时候，倾听着吉库尤人浑身感到一阵兴奋的震颤。

这个陌生人名叫斯科特，他是渡过穆蒂加山脚下的小河来到这里的。在森林深处有块地方，有几间陌生人

的房子，吉库尤称那地方为托戈托。

这种情景对这个年轻牧童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个传教士用铅笔和纸所干出的玩艺儿。那些黑色的线条和圆点，给所有的人带来启示，只要他们知道如何翻译它。这的确是白人的魔法。肯雅塔曾经看到从基阿姆布白人总部来的受过特别训练的传教士随身带着这种魔法。他们拜访村里最老的长老，把他们的启示交给他，他们在他面前把魔法插在一根有叉的棒上，要村里的年轻人出去为白人做工。

在一次这样的访问以后，肯雅塔两眼盯住了人们留下的那张插在棒上的随风飘动着的纸片。它究竟包藏着什么秘密？肯雅塔问它。可是它没有回答。他又问它一次，它还是默默无声。他想，这倒奇怪。这些人拿了纸来，说欧洲人从基阿姆布传来了怎样怎样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张纸继续在微风中飘动。肯雅塔决定去找出这种魔法的秘密。他要弄清楚他们在托戈托教些什么。这是在1909年11月，这一天成了他一生中的里程碑。

第 二 章

托戈托, 苏格兰传教团

托戈托的苏格兰传教站处于工业化的欧洲和原始森林的交接之处。它胜过一个移民的农场或一个行政机关, 甚至胜过一个要塞或一条铁路, 它代表着文明的前景。

他们的第一个传教站设在基布韦济, 离蒙巴萨约有一百五十哩, 是横贯塔鲁沙漠的第一个富于水源的所在。

传教团的传教士们从基布韦济出发, 到南吉库尤地区的边界山岭作了几次试探性的访问, 南吉库尤地区位于计划中的铁路上。1898年2月, 托马斯·沃森开始收拾达戈雷蒂山岭附近的一块土地。由于缺乏医药, 逼得他向更高的丘陵迁移, 这就是托戈托传教团最后建立的地点。

沃森的继承人克莱门特·斯科特是肯雅塔在穆蒂加自己的村中见到的第一个白人。斯科特深信教会应该自立, 他买了三千畝农田, 但这些农田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问题。斯科特死于1907年。亨利·埃得温·斯科特继承了他的遗业, 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09年11月，肯雅塔以他的部族的名字——卡莫·瓦·恩根吉——进入了正式的西方历史（因为在他父亲穆伊盖死后，他“属于”恩根吉了）。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托戈托传教团的档案上，那上面记录了第一批男女孩子来到托戈托的时日。穆萨·吉陶，肯雅塔的恩根达朋友，于1909年4月回到托戈托。他对肯雅塔的未来有重要的影响。

下面就是当时传教团刊物上描写的年轻的肯雅塔于1909年11月某一天来到托戈托的情景：

“那里站着一个男孩，大约十一、二岁，身上仅有的衣着就是三只铁丝手镯和一条围在脖子上的布条。他是从哪儿来的？从六哩以外一个村庄来的。他想要什么？他想学习。是不是他真的在放羊的时候丢失了一只山羊，因此不敢回家？假如收他为教会办的学校的寄宿生，他会留下来吗？……可是这里有个生活的机会，是一个基督徒能够获得的极好的机会，于是传教团就写了个便条，通知一切有关的人，说明他将被收为寄宿生，并且把便条交给了这孩子。后来把他送到沃森夫人那里，她给了这孩子一件衬衣和一块腰布。他不知道怎么穿这些服装，他试了多次，还是把衬衣有钮扣的一面穿在背后，最后沃森夫人只得另外找了个孩子给他穿衣。那一天晚上，我们的这位小朋友和其他人一起吃了顿晚饭，饭后到教堂去做晚祷。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他到了教堂，和十二个同年的男孩一起坐在弹钢琴的斯科特夫人的身旁，倾听斯科特博士用他自己的语言讲解‘救世主死后又复活’的道理。”

肯雅塔就这样在托戈托开始了他的生活。他洗碟子，学习缝衣，清除花园里的杂草。他有亲戚住在村庄的周

围，他也可以待在亲戚家里。这些村庄里的人，依旧过着几世纪以前的生活，男孩子仍然是牧羊，在肩膀上披着一块羊皮，身上涂着蓖麻油和红赭石颜色，两只耳朵上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装饰品。托戈托外面是长矛、毒箭和古代习俗的旧世界。托戈托里面则在形成一种比吉库尤人所能想象的更有魔力、更有权势的新秩序。

在托戈托，肯雅塔接触到两个人，他们注定要在肯雅塔以后二十年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人是阿瑟·拉费尔·巴洛，是克莱门特·拉费尔·斯科特的外甥。他在附近的农庄待了两年之后，于1905年圣诞节加入了传教团。第二个是约翰·阿瑟，他在1907年1月来到托戈托担任传教团的医生。他在肯雅塔一生中的这一段成长时期起着最强烈的影响。

肯雅塔来到托戈托后不到几个月，就生病了。经过诊断，是患了肺结核，由于高地寒冷潮湿，吉库尤牧童的衣着又单薄，这是他们经常发生的肺传染病。托戈托位于六千呎高度以上，每逢3月下雨以后，就有许多人患肺炎。

医务工作是苏格兰传教团活动中一个长时期的主要项目。当阿瑟刚来到托戈托时，那里的医院不过是尼翁加拉河岸上的一间黑暗多烟的茅草棚。1908年1月，新开了一所以教会捐助人命名的“亨特纪念医院”，它是一座矮矮的两层楼的石头建筑，肯雅塔就是在这里治疗的。疗法包括用热膏药敷在胸部，以致烧焦了他的皮肤，使他永久留下了疮疤。一个月以后，他出院了，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胸痛不时折磨他。

教育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的灵丹妙药，听一次福音抵得过基督的教导。但是当欧洲人最初提出要教育吉库尤儿童的时候，总是遭到反对。做父母的不愿看见他们的孩子放弃自己的传统工作，也怕他们的女儿被陌生人的魔法玷污，因而丧失了新娘的价值。在托戈托办学慢得要命，迟迟方能开始，就是这个缘故。甚至需要好几年，老师才能记录下孩子们的名字，因为家长们非常害怕这种魔法，不愿把名字写下来。

到1909年底，情况慢慢有了改善，设立了一个有十六个男孩的寄宿学校，接着又有一个技艺训练班，训练十四个靠政府补助的学生。

传教士们必须从最基本的教学水平开始。学生的年龄从无家可归的儿童到战士级的青年。那些孤儿被跳蚤咬后，烂成疮，扎着肮脏的绷带。年龄小的常常帮着教年龄较大的。在初级班里，传教士的目的是使孩子们能够读最简单的用吉库尤文翻译的《旧约》里的故事。从1908年起，这些学生就能够进一步阅读巴洛的《马可福音》的新译文了。

肯雅塔和别的孩子们的生活是斯巴达式的。寄宿生睡在硬板上，吃单调而有营养的吉库尤食品，如玉米和甘薯，偶尔在这些食品中加点肉。不管什么天气，他们黎明即起，黄昏上床。学徒们和他们的老师有额外勤务，工作时间从早晨五点直到晚上九点。在这样的高原上，就是迷雾滚滚和下雨天也得出勤。

肯雅塔在初级班的进步并不显著，1912年7月他在小学毕业后，挑选做木匠，学手艺。

传教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宣传福音，但是宣传福音的效果跟办学一样缓慢。直到1907年10月，克莱门特·斯科特躺在临终的床上给他的童仆菲利普·卡兰加举行了洗礼，托戈托才有了第一个教徒。当肯雅塔初次来到托戈托时，信教的还很少。最大的阻力来自老人和妇女，对男人来说，接受洗礼就得放弃所有的妻子，只能留下一个，还得戒酒和取消仪式，然而这些已经形成了他们的生活。

但是偏见渐渐被克服了，大部分是通过较年轻的吉库尤人自己做工作。就是在这种逐渐增长的精神气氛中，肯雅塔接近了基督教。1912年复活节，肯雅塔和七个男孩、七个女孩都穿着白长袍，在托戈托一个小教堂里举行的严肃而动人的礼拜中宣誓。在宣誓以后的两年中，他就得依照阿瑟医生的说法，“认认真真地”作为一个志愿受洗礼的人，每个星期天早上接受教诲，直到准备受洗礼，并且放弃部族生活。

那次复活节仪式也包括一个年轻人的接受洗礼，他是个混血儿，名叫查尔斯·卡萨贾·斯托克斯，最近从邓迪回来，沃森夫人在那里教导了他两年。查尔斯·卡萨贾是以前英国行教会的一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传教士和一个莫干达女人结了婚，在乌干达和刚果边界一心一意做象牙生意和走私军火，结果被比利时人逮捕后枪毙了。查尔斯出生于1895年，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小时候就得到沃森夫人的照料，她把查尔斯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养大了。当查尔斯从苏格兰回到非洲，阿瑟医生用生硬的口气告诉他——苏格兰人的这种口气常常隐藏着善良的动机——他要和非洲土著呆在一起而不是和欧洲人